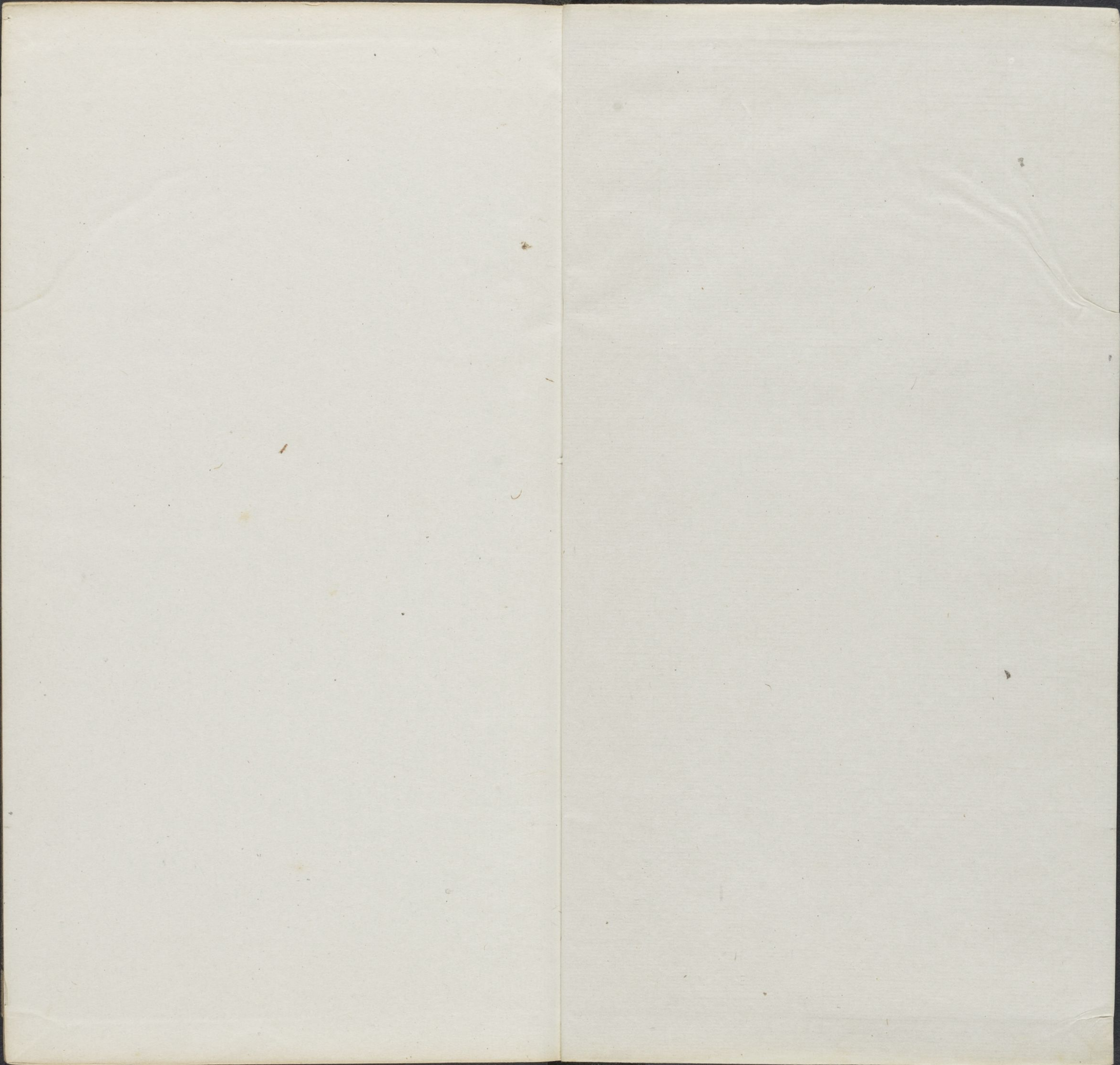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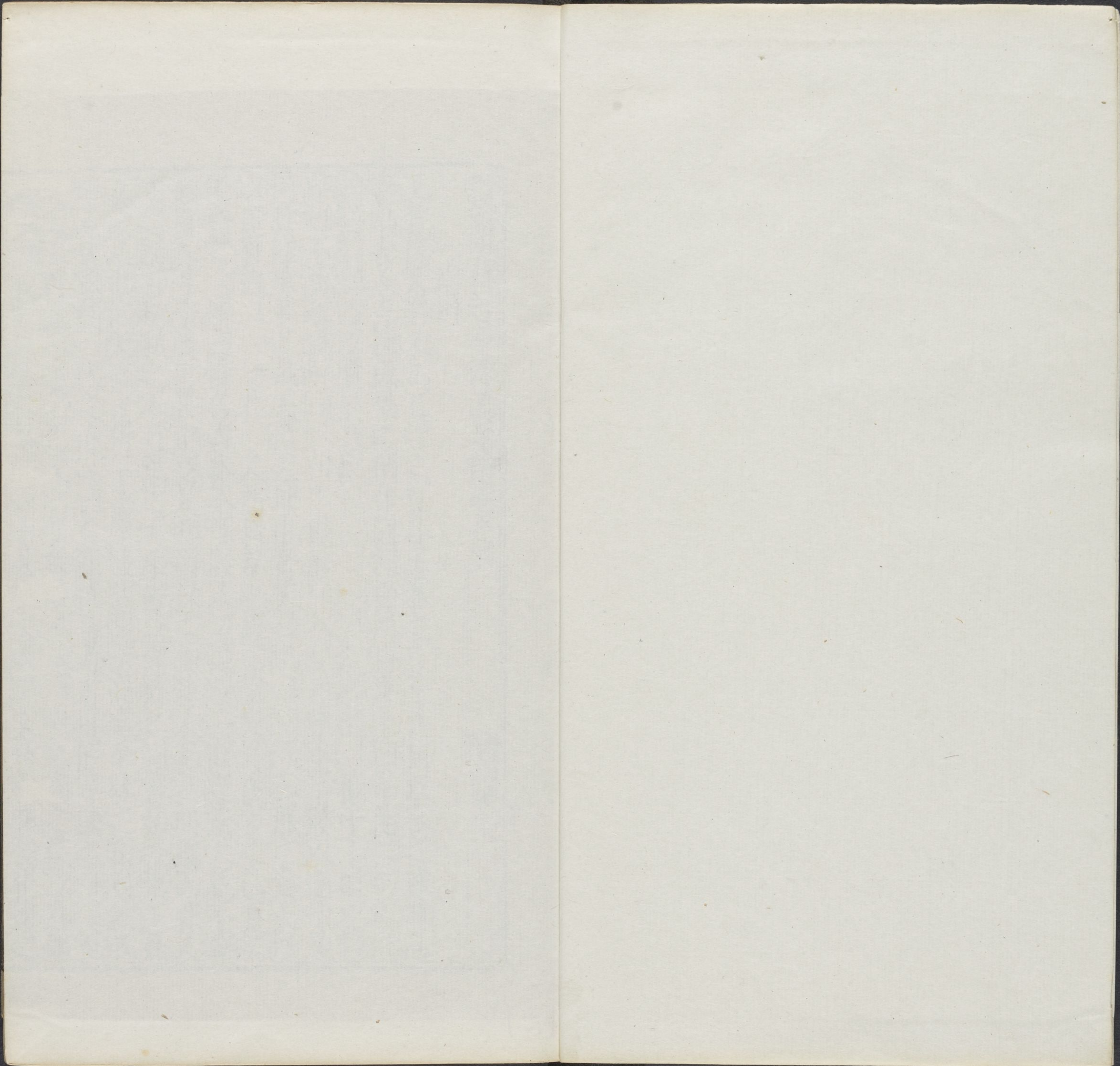
13

T 9297/4972











新學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聖爵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豈非王嘉之言乎嘉何以言之感時而  
 言也夫人主擅威福之柄命爵認祿所得專也曰崇德謂文王出  
中以至也曰以賢謂也曰不論謂也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  
 界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曰不濫謂也  
 何其謹重若此哉蓋位天地也祿夫祿也子孟子云五服之章天所  
 以命有德謂也非人所得私也經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謂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左誠以爵之差天威不違  
 顏咫尺凜乎其可畏也以是知爵祿之柄雖人主之所擅而非人  
 主之所可私私之不可濫之可乎嘗攷聖爵之制實始於漢上嘉  
 嘉漢人也代天之言得不為漢發哉觀漢高當草昧之初將欲收  
 拾人材以開一代之治而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本紀至  
 於天下既定而蕭何之火以服眾張良傳先以爵之侯以息偶  
 暗而上是亦已之矣而未甚也夫何文帝以晁錯備邊之

續集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藏印



京之民納粟以拜爵皇朝傳帝雖為權時之宜不知作備於

後世也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早而後修實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

人而裁其價以招人徒復作得輸粟於將官以除罪則稍非孝

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賞

而補吏元朝元年用用空選有司議令人得賣故十式首以家財

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左度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元朝元年用用空選有司議令人得賣

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貴拜即為廷尉而天下無究民者張

之有入錢補謁者守領川而治行第一者黃霸嗚呼作法於涼其

弊尤貪左傳云况孝文作備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

其弊尤甚有吏人入穀而得關內侯者後漢末安二年天下水旱

關內侯人入谷得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十

則賜明經唐至德則賜明經唐至德則賜明經唐至德

冗濫至是極矣 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奉若天道書至

於舊爵銜間舉行皆為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

非備邊不許也咸平小河北轉運使以糾言令民入粟六百

非補之則不許也天禧二年卒亮鄭出粟五千餘石賜第行之請

或以賑水旱本州民關食糧或以賑水旱本州民關食糧

無亦為權宜之制誠以驚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

體天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為經久之策淳熙之君曰理

財有道均節出入是矣安用輕官爵以益其財淳熙則其

不得已之意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納粟不如資蔭資蔭不如進

士元祐元年士元祐元年士元祐元年士元祐元年

如納粟補官元祐元年如納粟補官元祐元年如納粟補官元祐元年

意從可知矣元祐元年意從可知矣元祐元年意從可知矣元祐元年

8 11







人唐 至熙寧 以後則分津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  
興耀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 陝西羅毅則以僧牒熙寧二年 賜五百道度牒付水  
價至百九千九百九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上也熙寧  
七年以下言度牒者令每道為錢百二十千檢會夔州 蓋熙寧  
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以鬻牒為  
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九七萬八千通  
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  
故自熙寧之初至八年九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  
一萬也熙寧八年 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熙寧八年  
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以前王公嘗言其多宋公祁言  
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公輔乞並裁損 並長編 此皆  
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人為僧則一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八年

即百畝之田不耕矣熙寧七年 是駭農為僧也 且曰今日田萊之荒 若吏賣田之  
下知本者其惟 高宗乎  
三公

以大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者周也以 猶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  
公者漢也以大尉司徒司空為公者 漢至唐大抵然也 國朝  
始取隋唐之制命大尉司徒司空為之後復成周之名以太師太  
傅太保為之此三公公革之本末爾按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  
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 則太師太傅太保  
周之三公也然三公之位實兼六卿之職所謂鄉老二卿則公一  
人初無司存通典 則公一人蓋 公領一卿也 非必親治二卿蓋與  
王坐而論道者也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  
忿生以公兼司徒康王即位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則是六卿之中召公畢公毛公亦皆兼三公之職尚書顧命 又通  
則則周 公兼三公之職尚書顧命 又通



徒公 三公言三公是也 尚 杜佑通典以司馬主天司徒主人

司徒主土是為三公豈非以公兼卿職而言乎 天司徒主人司徒

謂三公典調和陰陽 本傳 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負

下罔上 本傳 王根為大司馬杜鄴言根前為三公比周 杜鄴傳則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漢之三公也然太尉本主兵之職 尚書表

列已失古蓋況得稱為公乎夫以大司馬之官得為三公者蓋自

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冠以大將軍之號終漢之世大司馬專

主國柄尤重於相權爾 武 亦得列為三公者蓋自成

帝從何武之請以御史大夫為大 自是遂是丞相鈞禮爾

夫為三公者豈非以權重而稱公乎 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

夫為三公者豈非以權重而稱公乎 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

夫為三公者豈非以權重而稱公乎 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

按後漢志曰太尉公主天司徒公主主人司 三公主地則太

尉司徒司空東漢之三三公也 後漢志三公主天司徒公主主人司

然多以九卿為之 且周以三公而兼

六官後漢以三公而兼九卿以自 然三公外復以大傅為

三公果何義耶 通典後漢三公若 公災異冊免則始於徐防

於張溫為大尉始於大尉三公在外 三公封為列侯則始於崔

則加大宰太傅太保司馬將軍之官而為八公 晉武帝置太傅

公言諸公也 齊之三公唯有太傅 齊武帝置太傅

三公復置七負 梁武帝置太傅 梁武帝置太傅

並為 巨 梁武帝置太傅 梁武帝置太傅

並為 巨 梁武帝置太傅 梁武帝置太傅



皆以八尉司徒... 為三公

又有可論者 國初以來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仍唐之制也政和更制詔三師為三公三公為三少倣

周之制也宣和之末以三公只為階官不復總領三省復 祖宗

之制也 國初官制大抵沿唐三師三公號為宰相使相之官皆

無所職掌王溥以昭文館大學士兼司空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以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

兼之符彥卿為太師高保融自守太師 為太傅

者始任其選趙韓王開國舊勳 代柱石其勳孰高為文潞公三

朝元老聖出著龜其年孰尊焉於是以太師除之

韓王以兼文潞公以年方得之出而自

三公

中文彥博至和二年六月以檢校王文公自景德三年相至

祥符十年免凡十餘年 書石永參知政事計下尚書

年再相凡十五年 天聖七年八月吏部尚書

此國朝盛時寵任三公

之意若是其嚴也而先正諸公任三公之職亦皆有功於國家也

政和之間以太師太傅太保皆古三公之官為宰相之任遂詔依

三代易師為公若復古矣 公即為宰相

號為公相之任故蔡京以太師總三少而使宰相居其下不敢與

之抗復且丐免書門下省不欲任樞密之兵柄是制也政和亦人

以私意為之矣 蔡京因史補政和廢尚書令侍中

宣和之末以三公論道

注云 總理者務使 幸輔備官 失公 迷憲章之意遂詔為階官



曰若復舊... 三公以復古制非不善也... 然私意... 小專其權者其害大何者... 恢復之謀... 推原其故皆察京小入作備之尤也... 可不戒哉

宰相上

自黃帝首命六相... 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用伊尹... 宰相上

百志必湯以伊尹為... 周之左右任周召... 聖朝國勢重輕治道涉... 隆未嘗不關相業之修否也... 屬統于冢宰故相權專而君心正... 御史太尉九卿加官之屬侵丞相故相權重... 奪其權耳魏晉以來以丞相為尊官廢置不常類以監令管機要... 之任李唐之興以尚書長為丞相品高不除類以他官掌政事之要... 國初以昭文修史集賢為相所用皆端士... 所用非正人元祐雖仍元豐而相職舉紹聖雖仍元佑而相權偏... 政初以來更革不常至中興而後易平章之號定丞相之名始為... 千萬世不刊之典此古今用相之本末也誠詳言之嘗觀周人家... 宰之尊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似若... 矣意孰知正所以為論道經邦之職歟夫內朝宿衛之士... 職之卑者也而冢宰得以統攝之... 此歟太府受職之務司會



所以無者用蓋賜之弊者又非出於此歟

夫者也而曰宮正以均節之異時用度有節

而家宰皆得以主之異時家齊身修心和氣平所以無女寵閹宦

之習者豈無故而然耶格心事業於此見之夫何秦人焚烈周官

將古人所以躡統維持之具分散四出宮伯宮正則分入即中令

而宿衛之意失司會太府則盡入治粟內史同治粟內史

而供奉飲膳使令之意至是盡泯職既分大臣莫統而人主宴

私玩狎之際心術轉移性質浸清無所不至此法入任相之意而

壞於秦者此也漢自高文之時委任大臣責重權尊御史大夫掌

副丞相如詔下諸侯王則御史以其制書詣於丞相同署乃行此

相得預制詔國相國下諸侯王則御史以其制書詣於丞相同署乃行此

如匈奴入寇太尉官罷改丞相將兵擊之是相得兼武事文帝太

戮之而列卿無系權之弊署嘉穀中丞見錄是也閣臣之罷

丞相請誅之而近習無預政之患尉博加官不置而內庭外庭相

得通主之而外廷相亦不置而內庭外庭相

帝蕭相國之規模遠矣夫何武帝以來過懲田蚡權專之弊而深

抑大臣之權故自張湯以舞文為御史大夫也奏事日所

天子忘食而李嚴緘默但取充位青翟庸繆見知得罪而御史之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權日重

初韓延壽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而大司馬



車 解於丞相大後 五年丞相 周中不省爵全死一石安為

尚書章奏通典於丞相慶而慶但時謹而已自游宴後庭而宦者與

石顯弄權重賢切政 並本傳 中宦益恣而事權過於丞相矣諸吏

居中舉法 辭如 綉衣專遣出使 侍中論誣大臣 武帝傳侍中

得自奏事 綉衣專遣出使 暴勝之傳 府掾在內不聞

利害是外郡之血脉不關於丞相府矣五十四年之間九易相者

十有二人 丞相丞丞不得展布雖至宣帝重丞相之權丙魏仲丞

相之職然外而御史之抗禮 內而宦者之用事 石顯漢恭

又焉用彼相哉其而東都以太傅當冢宰之任 後百官志每而初

大抵事權盡歸臺閣相亦末如之行也 已矣推原其故武帝安得

不執其咎此漢初任相之制而壞於武帝者此也 自魏晉以來相

宰相上

之職其真為宰相者往往以他官兼掌機密之事 通典曰

或以官兼掌機密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任多非人 晉書曰

居此官是故魏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而掌機密 帝以劉放

資為中書監 晉以張華荀勗為侍中而居阿衡 中書

中書監侍中 東晉以謝安庾亮庾冰之徒並以侍中 衛將軍

書監而皆稱賢相 東晉庾亮庾冰以法裁物 宋經綸時務朝

而或任機密或居門下 江湛王僧綽梁景仁王華之徒並以侍中 衛將軍

相則如顧命之江祐領軍之坦之 齊王僧綽為侍中尚書令 齊

事為宰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 梁尚書令 梁

事為宰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 梁尚書令 梁

事為宰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 梁尚書令 梁



典云

然自晉宋時朝以風流相治以元虛為宗觀白署空稱為清貞同上省牒按漢鄒為流俗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仰下

不亦東山勝遊蘭亭名會事肥遯也龍章鳳姿壁立千仞飾儀禁也雌黃陽秋宗辭致也玉塵蒲葵尚放曠也棄禮法如土梗視義

理如桎梏朝綱廢弛眾職隳弊卒致夷狄亂華之禍豈非清談廢事之咎歟此魏晉而下任相然也自隋始以尚書令僕射中書令

侍中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如楊素為僕射掌朝政聊述為兵部參機事之類通典云唐因隋制初以三省長官議國政而為宰

相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

之長與侍中中書令號為真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投故常以他官

居職無有定負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

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之

例通典大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實一相其餘以他官參掌者九定負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之例密參與政事

勤以太子詹事同門下三品而四三品之名立李靖以疾辭位詔

宰相上

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立同上杜淹以吏部

尚書參預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宋文公為秘書郎兼直

中書省專主機要張亮為刑部尚書亦參朝政而知政事參機務

之名始眾此他官上兼宰相職也至宰相又復下行有司之事如

杜如晦本為侍中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其馬步元齡本為僕射既

監國史又領學官並本傳終唐之世相無常職亦無常負乃至守

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日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之事

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甚至出為節臣亦為外宰相之稱同上故

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前後出鎮二偏相印且不寧權是時方用兵

則為節度使時或崇儒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監鐵使同上其不足取法初非一端此非貽謀之未善歟雖然正觀開元盛時

名稱雖顯而事業無廢職位若異而機務不墮有如史衛智勇房

杜謀斷王魏規諫姚象正變亦何愧於爰立之命自後用者非賢

賢者不用禍變迭興不可枚數唐之相業始不足取張曲江峭直

力嗟吸雲雨惜中相位不留而李祐甫之姦腹用焉唐是以有



北陽之變陸贄傳相林甫則必固已分時謂陸官公論諫仁

義言之藥石惜也杜門却掃而盧杞之邪謀進焉唐是以有涇卒

之亂唐書史曰知非竟遂於揚炎而受後不忘於盧杞取延

危朝廷在石惜也讓言一入裴度而縛異之小人信焉唐以是

有閹宦之禍唐書信非人不終其業而身不測之

又接下篇

登時志等由是帝於中和可勝嘆哉此唐之任相然也

宰相下論本朝相或得人先論因革後論人材

國朝制雖公唐而實異於人蓋三官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惟

其真加侍中則不除平章書門下平章事則真拜侍中者不復言

已至平章而分為二等帶昭文為長修史為次集賢又其次除

是制也自建隆以後用之三省各落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

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必兼中書侍郎然中書取旨其權獨重至

宰相

有在僕射除吏左僕射有不預聞而有當與左相必準中書右相

更不欲行是制也元豐小入以私意用之後因呂公著同舟共濟

之請三省同得取旨以革元豐之弊孔濟公元老於二相之上以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而兼用祖宗之法是制也元制大臣以公

心用之夫何紹聖以來偏重左相事之合送中書者但自尚書空

上門下子厚川之而李清臣莫之勝蔡京效之而趙挺之莫之制

蓋切元祐之制以行其私也仁不明大防素稱畏為諫大夫范純

相竟起程畏元祐間畏言神宗史以垂乃出即疏章海乞召為

吾嘗用紹聖元祐間畏言神宗史以垂乃出即疏章海乞召為

總領三省之事號為公相蔡京為太師領省務而權益盛王輔為

太傅總省政而意益私亦切元祐之制以專其政也厥後建炎盡

革前弊始罷太宰少宰而復左右僕射乾道復罷左右僕射而改

左右丞相政和而更左僕射曰太宰右僕射曰少宰而以三卿三公是

兼門下中書侍郎建炎二年呂頤浩三被旨將元祐中司馬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僕射之收是未休宜微周洪

費空給且事無不以而僕射之收是未休宜微周洪



改尚書丞石僕射為左右丞相  
承相中與會安孝會安  
國朝之制而求大臣之事業矣昔  
帝終留箕子其仁也魏質上博  
開國元勳金匱有書周公其忠也  
以吏侍而拜門下者方重自居  
知政事居正門下侍即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拜中書侍郎  
以樞省而除集賢者清節自守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拜中書侍郎  
使尚書門下平章事即拜中書侍郎  
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拜中書侍郎  
秘藏而召中令因感策而擢齊賢  
治至太宗念舊臣而留沈薛開  
宗在沈倫齊賢以手盈地  
還語上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  
不語遂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  
培植人才之功深矣以至歸內  
誅陰諷君德李中京鮮一語有  
裨治道言行錄薄化三年太宗  
望求更刺度者甚衆方與蒙正  
無喜賞懼挫之心端琪與端之  
深得相體若乃盧多遜之具錦  
日謂趙忠獻太師書大治遂使  
諷行錄明日毀李文正多遜後  
宰相下

太宗之明聖也 真宗嗣位二呂一  
張復秉鈞輔相五十年  
為相者一在相位王正曰知政事  
德中曰安得及見太平吾益德游  
文正曰安得及見太平吾益德游  
日謂趙忠獻太師書大治遂使  
諷行錄明日毀李文正多遜後  
宰相下



廉資忠義此章事也帝曰然當藉郡宿德以鎮之不以其名自  
厲而夷險不易言行錄甲士安侍公資端圭偉義觀少以各節畢  
士安君子人也帝謂寇子曰甲士安侍公資端圭偉義觀少以各節畢  
過往時我百能今早惶之內藏為備凶荒同我甲發度西北故  
變殆天意所以微陛下也以內藏為備凶荒同我甲發度西北故  
壯此以備困用民不勞矣言行錄下李迪敬天愛民之誠也至如寇  
萊公之忠節豈非數公之推轂納交者歟澶淵之役親扶日轂尺  
筆奪足謂帝內給作寇公神道碑惟此也虜酋授首隻輪不返至  
使三十餘年絕無邊塵之警社稷之功寔嘉尚之夫何小人萑菲  
之言号而萊公之迹屢詳屢罷嬰鼓之言為國謀也雖公首  
日不知然為此謀者臣欲得賊崇之人輒以暴鼓然後北伐耳王  
欽君不堪唱為投瓊之諧而公反出主北門之論矣公鎮大名府  
謂公以相廷無事此以不在中言公曰揚鬚之責為公言也丁謂  
不平遽為下石之舉而公復涉雷陽之波矣馮拯小人依附邪黨  
絕無一言及之嗟夫一萊公也前數公之賢則薦之愛之後數子  
之奸則排之陷之君子小人其柄鑿也如此所幸 仁皇維持公  
宰相下

論收拾善類為寇之朋者茹茅類進為丁之黨者考根盡除故丁  
謂馮拯王欽若之伎賊斥殆盡至張士遜以嘗利用之進雖既用  
而亦罷王曾李迪之賢登用恐後至張知白以嘗不阿欽若亦亟  
擢而就用仁宗謀相王曾薦李迪以史館直學士知白以嘗不阿欽若亦亟  
曾言謂令需允恭博後白王堂於衆地公而怒服謂不特此也王  
隨陳竟佐以老病不和而去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  
惟馮輔知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呂夷簡以斥逐  
臺諫而去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呂夷簡以斥逐  
于慶曆陰消陽長帝資良弼故光輔王堂中外嬉遊公贊韓公  
能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而向所施  
行杜衍亦以時上之衍亦若人也州知州  
仲淹富弼皆中外之望拜宣麻而用賢堅信龍籍力  
請之籍亦若流也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  
緜長公亮受遺責重節取事而亞勳定策之碑屹立焉韓忠獻公亮嘗與  
甄享仁宗嘗謂知白老病不和而去英宗福庭篆其碑首曰兩朝願命定策亞勳之碑晏殊



求恩澤而天子勤渠之問有寵焉公為相務薦賢也左皇右夔前伊後周不是過也至使執中之俗吏且以至公而  
結主知東坡志林云執中俗吏宋庠之無所作為不失為  
雍二有德之君子慶文宋元憲雅之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  
我本于心終非公當自賢多以不才請我因為自詩曰  
強解貞意結他哉梁適劉沆雖會贖私而亦不得逞其欲馬  
年之治諸公之力多矣自熙寧大臣收用新進韓富二公甘心解  
職絳與升之引類彈冠此固不待議耳有如安石之得志也公亮  
為國家舊臣唯二不言倒戈晚節及安石之罷相也吳充素排新  
法至主國事實而不議噫風俗移人趨者瀾倒而能砥柱中流者  
幾何人哉繼以柔懦之王珪剛許之蔡確末年天子雖有革弊之  
念惜乎論道之非人矣 哲宗初年罷蔡確去韓縝路公同馬公  
宰相下

著之舊望既相於前純仁大防劉筆蘇頌之諸賢復踵於後採汲  
救焚改絃易轍天下凜二慶曆嘉祐之治惜夫調亭一倡玉石同  
區草子學何人哉起自謫籍滯石左揆變亂溫公之典刑講明金  
陵之故事一暴未幾十寒已至元祐善政影響不存迨及建中曾  
布忠彥對持相瀕忠彥不能制布之巧反引蔡京以勝之京也得  
志姦邪百出馴至中原之變有甚元豐紹聖小人之用心蓋不勝  
誅也天意宋人林革出中興以來風采一新莘夫渭老際會風  
雲立政立事母愧國朝諸君子之事業噫必有如徂徠者慶曆  
之詩後中興之盛愚荷幸親見之

樞府

樞府之官何始乎曰自唐始也各筆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  
五代而其制其意至我朝始詳且密此其大畧也按唐開元間張  
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有樞密房以主曹  
務本相臣以統之唐百官志開元中張說為相改政事堂中書  
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房六日工房七日禮房八日兵部  
曹以主衆務宰相無所不統未始付於他官僅有其名未有







其美意有二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殿  
嚴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發兵大權盡歸密不  
體統相繼罔有偏失噫車徒之數司馬所掌調發之權家宰所主  
周人維持之意而我朝得之此其意一也邊事興則相與其職  
邊事寧則樞任其事西師之興以宰相呂夷簡章得家等兼樞密  
未幾以兵休而罷渡江之初以宰相張浚等兼樞密未幾以邊寧  
而罷意變夷之事特專作士誓師之舉亦命宅揆虞朝文武相通  
之意而我朝得之此其意二也制雖漢唐意實劾古夫如是何嫌  
何疑而所之耶是職也氣節清謹者任之而輕險奸回者不與也  
威望隆者居之而浮薄淺陋者不與也是故風寒親幸沈策江  
南还酒從容藩臣解職趙中令之為有功始平西蜀囊無寸錦終  
克金陵民皆按堵曹武惠之為稱職 太祖所任樞臣者八人而  
趙曹為之冠仁惟李如松 趙鼎繼州之役而時論所  
稱辨繼隆之秦而力爭不已時有錢宜靖焉 王壺清話曰時言者  
項詔公自魏東族傳往族 隆公轉運使蓋之翰有際 隆公之  
隆公之

密副使錢未命之初天子已有飛白之記既除之後復有邊事有

望之喜時則有向文簡焉宗示飛白書張詠而中二人各有一

所任樞臣者十六人而錢向為之首昌形盛若水向文簡

契丹叛盟非細故也而萊公親扶上

而馬知節口邊論兵未嘗少置真宗之所任樞臣者二十九而

寇馬又其卓卓者曹拯神克度曹和宋景衡向敵中馬

兵數更為圖籍邊防屯戍必加全補憂邊瑣也歐陽脩北伐虜寇

南平蠻徠料敵制勝名將莫加有武功也狄武襄有契丹仰望而

稱嘆得人者王德用有士夫聞報而酌酒相賀者范仲淹有天下

顯顯望致太平者田况以率履予以重集予勃以變契字強魯人

石介慶曆一詩濃墨大字若縱口而談古人噫盛哉自是而後治

下則有文彥博治平元年十月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

治平元年十月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

治平元年十月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

治平元年十月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



二年... 元祐則有范純仁元祐元年六月范純仁知樞密院事皆正人也此有  
益於國家也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類相感非偶然爾雖然有  
自來矣王顯之為使也學問寡陋天子特取軍戎三篇以賜之慮  
其不學問隋矣其疎之除樞也眾議紛紛天子親書文行忠信四  
字以勉之慮其有忝厥職矣唐曆天涵地育故應有此然此特上  
人之力量也若有若先正諸賢維持公論彥卿主兵趙中令以宣懷之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宣已出趙韓王讓之請見出彥卿宣懷之  
止曰直河以復在卿所請王曰臣以知分之語未備復留之  
張者為使安殊以力爭之曼殊傳天聖中太后以張者為使安殊  
貴者但一耳宋約為發書王金陵謂與牛仙客無異無事初以宋約  
云寺明色半郝質欲在西府韓公均謂不可比狄青韓琦傳白麻  
未追言者十八長發書宋恆臺諫文章郭遠傳噫 祖宗涵育  
既如彼先正維持又如此則堂堂北極孰非正人端士乎

六部論古今六部分合

周之分與其體有六唐之設官亦如其數然則唐之六部其源流  
於周歟通典注自宋齊以來分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與

為春官... 六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 蓋尚書舊不分曹而分曹始於  
西漢尚書舊不以曹名為號而定號始於東都東都尚書九人人為  
僕射而四人分門曹各有其任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尚書舊不  
分曹至是始分曹通典注光武親貴更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尚書舊不  
王顯之為使安殊以力爭之曼殊傳天聖中太后以張者為使安殊  
部尚書事向書命有曹名不以為號至是以曹名為號魏晉  
而下或分而五或折而六未有定負也擬有尚書宋齊梁各有六  
始定唐國朝鑒漢漢之弊乃以尚書即曹出領外寄皆為  
定官特以高秩秩序品位而已唐制以尚書即曹寺官出領外寄三  
職一為定官特以高秩秩序品位而已唐制以尚書即曹寺官出領外寄三  
皆為定官特以高秩秩序品位而已唐制以尚書即曹寺官出領外寄三  
宗制位既然欲更其制唐制以尚書即曹寺官出領外寄三  
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定官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借五字神宗  
定官所上等省臺寺監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中矣會要神宗  
既然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向之曹局各還所職時元豐五年也  
而六部之名始復至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侍郎之任  
則自隋置也侍郎之名舊矣爰凡諸郎掌更直執事宿衛諸案門  
各置侍郎一人今之侍郎即其郎中之名漢亦有而今郎中  
自此始也六典及通典注郎中之名漢亦有而今郎中



則自唐置 此六部之名古未有之 負外之官則自隋置也 通鑑隋開皇二年隋置六部 屬之源流爾馬嘗推攷古今設官之意蓋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若分而實合唐之六部系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元豐以前名雖未正而事皆歸一實有得於周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元豐未併未免類於唐然則循周之制復周之意其在今日乎夫周以冢宰征師於諸侯司徒以頒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郡國司馬大合軍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歸於一也 並見周禮 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分異時呂伋虎賁道王之曰蓋太保命之而不見其危疑卒遽之事則是三公統之之由也 書顧命邦布出入掌之外府金玉收藏掌之玉府九功九賦之入掌之內府其 他如幣帛之物租賦之用泉布之利散主於六官之屬者若不一也而不知皆大臣得以均節會計之太宰則又曷嘗不一哉異時上之人無用度之私下之人無賜予之濫則異又其區處財用之有人也豈非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若分而實合歟唐一尚書之

分爲其屬者有四是以爲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分佐其長者有三 是爲侍郎郎中負外矣 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負外判其曹則向所不包亦何所不任夫何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九寺之又有四監戶部之財散於司農少府禮部之儀裂於太常鴻臚光祿勳與膳部之權衛尉掌庫部之事太僕侵駕部之職其餘四監又以兵禮二部之所掌者而系之亦不幾於繁乎夫惟職掌太繁其勢必至於虛授是其繁也乃所以爲曠也 所謂曠也 故杜佑言繁之弊有二垂二弊二伯夷二伯益之說 杜佑者官職皆作十 不啻山川金倉不司錢穀之說 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 豈非唐之六部系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乎 國初吏部則憲官 流列三班王之戶部則三司使判之 無所不備







此示豐之終始雖盡復而冗職不併未免類於唐者  
六部星分各有周人六典之美然其惟不一脈絡不通蓋反而止  
之乎何者一財不豐不責之戶部而流品之不察軍功之不  
實工役之繁者吏部兵部工部不得不任其責也刑部之刑不  
息不責之刑部而制條之未明教條之未至禮部誠不得不任其  
責也皆此等類皆屬之以相聯相屬之意則此之官非唐之官乃  
周之官矣夫復何議

新箋決科古源流至論卷之五

續集

重刊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臺官

續集

御史古官也自周迄今無代無之然名雖相仿意實相遠蓋以御  
史為傳命記事之官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  
之任者秦漢也以御史分為四司專劾百官之過者東都魏晉以  
來也唐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公訟之事國朝則任彈劾之外而  
復兼言事之責此歷代委任之大者也按周官御史五史之至微  
者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翻迨至戰國獻書  
多云獻書大王御史則澠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史記傳而  
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九此皆記事之任而糾察之責未聞  
焉此蓋周與戰國制也通典曰御史之官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  
澠池之會各命御史其事又得于髡謂至秦人主日親政事以操其  
下侍御僕從其勢益親或在中以受文書或在外以主彈擊通典  
孫通新制禮儀以御史執法率不如以者是也漢因舊制御史  
夫佐丞相兼統萬幾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待御史受之



事舉劾按章中丞在殿中蘭臺掌金籍秘書故張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張蒼傳

御史大夫善律歷李文為御史中丞數從中主文書事陳咸為中丞總領諸郡奏事本傳

執法舉朝會不如儀蕭望之為大夫部按延壽之驕恣傳延壽

霍光之廢立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金襪嚴延年為侍御史劾奏

外主彈擊也茲蓋秦漢制也至成帝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

吏而中丞官職如故至哀帝再更大司空之後迄于東都而中丞

出外為臺率專任彈劾始不居中主章奏之事前表成帝後元

大司空置長史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更名

別留中為御史率專席而坐其職重也後漢長史又後百官志

皆專席而坐京師驄馬見避其望張綱為侍御史京師

且止驄馬見避其望張綱為侍御史京師驄馬見避其望

卑年少同日受命各之部漢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伴知畏整拜奏請以冀避罪明也魏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以來權專任重魏則替白筆以奏不法魏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帝問左右此何一向主辛對曰晉糾糾行馬以督百僚魏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此謂御史善時筆以奏不法晉糾糾行馬以督百僚魏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馬內司御史善時筆以奏不法晉糾糾行馬以督百僚魏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建二年制中丞寺尚書令分道出使齊梁以來常命十人居

曹以察之齊有十人梁陳皆力茲蓋東都魏晉以後制也唐制有

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有殿中侍御史有監察御史復有主簿內

供奉裏行之資通典大夫一人監察御史一人主簿御史四人內供奉裏行各

中則糾班序之不整者監察則掌監祭祀諸軍出使者其餘職事

與正同爾通典御史大夫通判臺中侍御史俗彈糾內外御史中丞

臺則天以後曰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龍河文



政為御史睿宗復詔一臺以察京師太極復疏石臺而左臺

尚書省此特公革之制爾然以職任論之武大時改御史

一臺則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左右

朝廷右以憲郡縣二臺送相糾正而左加按察御史以去

為神糾百餘級察始不稱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月餘

右臺復請分給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乃表請依正觀戴牙糾儀

縉紳皆整肅也見街命出使山岳可動搖也御史街命出使不能

州新成嶺嶺矣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介王義方之抗奏姦人

方擊李溫浩之望威稱職傳正本中書令抑置田宅監察得効之

義府者御史中丞犯狀有五監察亦得擊之紉履中効此不過糾

督之任然舊制御史不受訴訟有通解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出

外取採如可糾則糾之略其姓名皆云風彈自永徽中崔茂元為

大夫始任受事任訴訟矣通典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

如可彈者署其姓名皆云風彈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基官

上  
二

此唐自彈劾之外而得兼獄訟也通典舊例御史但聞風彈事

正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國朝

初無正負止為兼官中丞除之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某官

兼御史中丞郎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諫則曰某官權御史中

丞事次則知雜御史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

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院多在外任風憲之職它官領之聖朝公唐之制設御史

除正負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

知雜御史某官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

為多出入外任風憲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

此始也天禧始置言事御史景祐始置御史裏行元豐復置六察

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

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其使各皆除之此特公

之制爾然以職任論之太平興國二年以張昇為監察御史

憲中始置言事御史其後以不除至慶曆五年御史裏行



始置以觀御史之官卑者言其後大正官各不除大夫檢校御史中丞  
復六察以御史專領六察察在京官司以御史中丞為首  
御史亦除去以中丞為首知御史中丞兼御史中丞兼御史中丞兼御史中丞  
左丞石丞使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  
朝之任御史者亦如唐人按劾之任其清勁忠烈尤過之韓琦一  
代宗臣不押班細故也而王陶極口詆之論琦有不押班之罪文彥  
博三朝元老燈籠錦微失也而唐介抗疏論之唐介論文彥博以  
近介彥博亦出呂誨之先見首力諫為中丞時王安石除參政呂誨  
行新法溫公王素之功力真御史也諫者曰劉巖為獨擊劉巖曰鐵面御史  
鐵面御史為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  
鐵面御史為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鐵面御史  
以局專糾百官陸長源云諫官須蹇之匪躬之士憲官須致之嫉  
妬之人李華云任孝公集言曰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  
侍御史直躬也能諫君嫉心也祭吏是臺憲無預君德之正否  
也長源上宰相書曰諫臣曰蹇之匪躬之士憲臣曰致之嫉妬  
除侍至我朝太宗置言事御史而朝闕失御史得言之上呂公

一  
又

著諸賢復言六察不與於言單察官言後許得言而國家大計六  
察得發之又不止區區於指摘而已言豐公年呂公著  
以來專察六察以事廢國家  
御史得言事外  
而復兼諫諍也愚以古今御史之職而歷攷之未嘗不嘆國朝之  
美意蓋糾群臣之愚易劾大臣之失為難劾大臣之失固難言人  
主之闕尤為不易我國家涵養士氣崇獎直言趙中令開國元勳  
固對越神明而跋扈之態未必不自雷德驤一言折之大在龍舟  
使非學諍有言則其禍天下非止如今日所觀者謂當軸用事  
言事必以其短已矣矣至如中惟演之麻鞠詠毀之  
相論列卒  
曾不以卑抗尊而為嫌也噫孰知犯人主之威而尤為  
難乎雷霆之威犯者必折堂陛之嚴目不敢瞬人非喪心在敢冒  
身於斧鉞之下今先正諸賢感慨奮發不為之折鉅片之







工賈又皆得言矣是意也行於總章衛室之間焉公誇本

際見於發言盈庭之時拳拳於都俞期戒之正信時諫官之名

然於其間故曰唐虞三代盛時不以諫名官而天下皆可言之人

是也自諫議大夫之官置於漢武帝置諫大夫至光補闕拾遺之

負增於唐唐武宗置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以如是

之名求如是之實雲飛白簡露奏皇囊以輔天子耳目之任亦美

矣然中郎補闕者出館淮南之綬漢置中郎補闕拾遺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

猶可諉者曰非諫負也非言責也有如劉向戒外戚之專孫寶奏

馮后之事皆以大夫也專難向以為外戚貴盛兄弟用事之故不

所孫寶傳哀帝即位召寶為諫大夫初傳太后令山中山孝王母焉

大后俱事元帝有欲傳太后使有司考焉太后令自殺眾庶莫之

忍止乃順旨下蕭望之諫官而出補郡吏王吉以諫大夫

而上疏見諫皆以諫官也蕭望之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

之上疏曰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請要其未忘其本者也朝无

不任子之令上以其言不聞善王吉傳吉宣帝時為諫大夫

然亦視如土梗屏棄不用夫誠

在諫諍猶不得行其喙尚奚望於百執哉唐因漢制復增遺闕恩

意有導人便諫之意然正元以來將又以右拾遺為史館修撰

正元九年以右拾遺穆宗之出李紳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本傳元

士李紳德裕元換同時號二夫拾遺一職也史館又一職也

林學士又一職也則唐之所以任是官者亦幾於不專矣任之而

不專其職固未為唐害任之而不用其言唐之害為不小爾觀李

渤之初以拾遺召也未幾遷為補闕一諫序直下遷參軍李渤傳

拾遺召渤餘右拾遺以裴濟之初以補闕諫也一徙舍人未幾

再跡身亦再貶裴濟用後置為起居舍人又裴濟憲宗從柳泌治用削帝

公卿下至工瞽皆諫君之人也至後世結舌不鳴僅有諫垣之立

耳古者若歲若頌若議若謗皆諫君之言也至後世掃地不存僅

有諫囊之規耳今也任諫垣者未必言進諫囊者未必信此君子

深為之浩歎故曰漢唐之世時以諫名而天下其言之人是也

我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故赴諫院有方得諫官端拱



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目也  
不置也漢武大夫司諫正言頃降勅曰  
宗認故其官一天禧之廣諫負天禧以左  
院置諫官六年陳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  
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遂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  
而二者各分左右焉此諫官公革之制也侍各一人既闕不除而  
左右司諫大夫遂為諫垣之長然國朝雖仍漢唐之官  
而實得虞周之意三百餘卷上裨君德出湯廷諫說大夫九進三  
此之曰一十九章極詆時弊劉安世曰  
有人也御筆新除散動朝野慶曆初  
諫官皆然御筆直領風采動朝野間  
上尋亦除諫官御筆親題心留殿壁  
謂謂之四諫四賢之名播在流詠余靖上疏論  
奏作四賢一不肖之詩若此者又班班可紀也茲任言責者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爾至若鄭浩之為正言也不陳孟后之事而曾  
誕玉山客問之篇陰諷潛刺聞者若愧四朝回更曾  
古浩搗人對客不報及浩以出斬  
之為司諫也不言仲淹之去而蔡不肖之詩極口深詆略不少  
實見上故雖庸庸瑣瑣之流亦為挺挺敢言之氣矣在諫垣救在  
縉紳以此觀之我朝之諫諍者何特諫垣一二貞哉又嘗捨是而  
觀之百執草亭田野之公論矣外任漕臺亦許奏事歐陽脩出為  
郡倅得議建儲司馬公是在外群臣得以奏封不曰越職以希恩  
也身居負外挽衣論列寇萊公職為監門上書言事上書  
是在內微職得以抗議不日出位而賈名也山林布衣抗論行都  
張吝賢上庠諸生疏陳中道太宰生江草澤之士敢  
議國政不曰猖狂而加罪錦工獄吏引對殿陛王質大名細民伐  
鼓論事鼓中早九年大名府民伐登閣閭閻之夫敢言朝政不  
曰誅謗以速刑自上而下由貴而賤皆為列之爾曰我  
雖仍諫諍之官而不拘諫諍之職者此也



翰苑

王堂賜篆景仰彌文寶帶黃金敬佩新隆  
然嘗攷建置之由矣西漢以來代言委諸尚書未有是官  
爾明光殿下筆為初直宿建孔門奏事魏晉以後代言委諸中書亦  
未有是官爾晉通典梁用中書舍人居初若之任注魏而翰林建職  
其自唐始與夫翰林院者藝能伎術召見之所創也政事翰林院  
乾封間始號北門學士而他號則亦未聞焉開元初始選朝官入  
居翰林供奉別官而定名則亦皆未聞焉迨至二十六年而翰林  
學士之名定矣始太宗號時召名儒學士元宗初制翰林未有名號  
有詞學李善和文章李元宗初制翰林未有名號  
在集賢閣元一十六年始以供奉別官  
翰林院之南唐專內命其後又嘗  
所在選用益重國朝翰林雖掌內制而學士或領外制其文書  
皆知制誥主之黃朝翰林學士掌內制而學士或領外制其文書  
始自李士兼領他司止與職名同元有承旨有學士有直院有撰  
書官制行始專內制必帶知制誥有承旨有學士有直院有撰

直院承旨以久次居之唐始以承旨為承旨國朝承旨不常學士

多以外制除之直院以資淺者充之本方知制誥而多資淺者充之

名而後翰林之職定矣嗟夫水遠瀛洲花園周廡外喧既寂內務

廢華清之極也西懸金鑿北瞻銅樓最趨墳闕夕宿嚴衛密之至

也備待顧問辨疑釋非發演絲綸據古援今任之重也自非天才

拔萃已德邁倫未有不忝厥職爾李白嘗為翰林供奉矣雖一時

應制搢紳奴僕力士然未幾神遊八極不可羈絆者才為之累也

唐李太白詩白雲素練西方於采石磯斃於月而外張垆亦嘗為翰

林學士矣雖一時侍詩侑酒勢有華蓋之逼然未幾而儀同之詔

不下卒受揚國忠之謗者德未足於此也本傳自開元至咸通翰

苑顯名者一百八十九人為相者五十有三元宗八人肅宗四人

德宗二人相敬宗二人相順宗一人相憲宗二十四人相宣宗七

人相穆宗一人相文宗一人相宣宗一人相懿宗一人相昭宗一人

以後二十九人相懿宗一人相昭宗一人相宣宗一人相穆宗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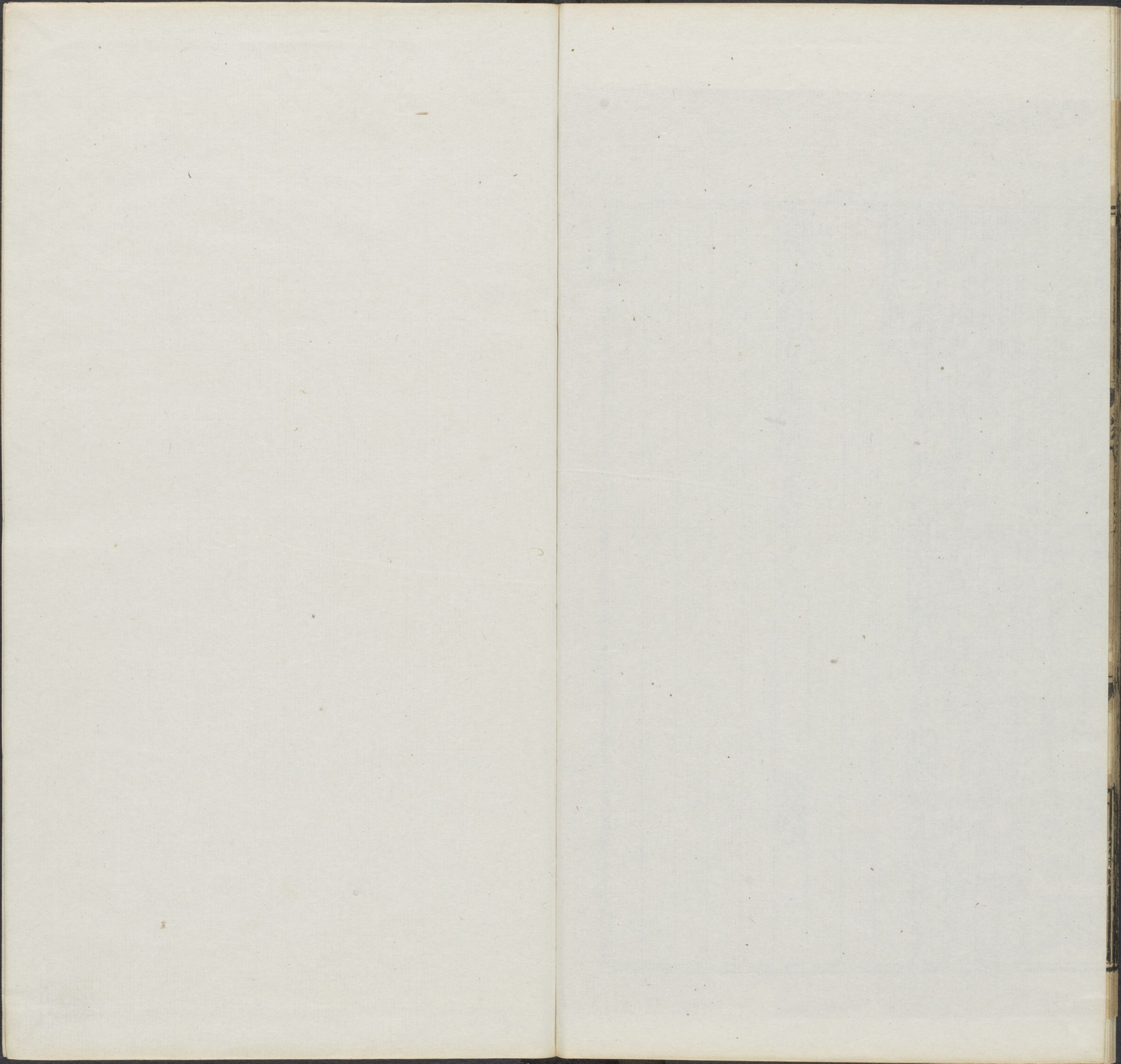


續文音與雅  
有二代月  
有文行兼著者  
真宗朝  
翰林  
為翰林  
不特此爾  
唐之翰林  
妾為弄  
辭也  
而我朝  
歐陽公  
宮帖亦  
不忘規  
諫之意  
盛也  
子瞻  
堂堂如  
山如河  
此魯直  
贊誦東  
坡也  
愚以先  
正諸公  
亦  
何嫌於斯云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續集







MADE  
IN  
JAPAN



